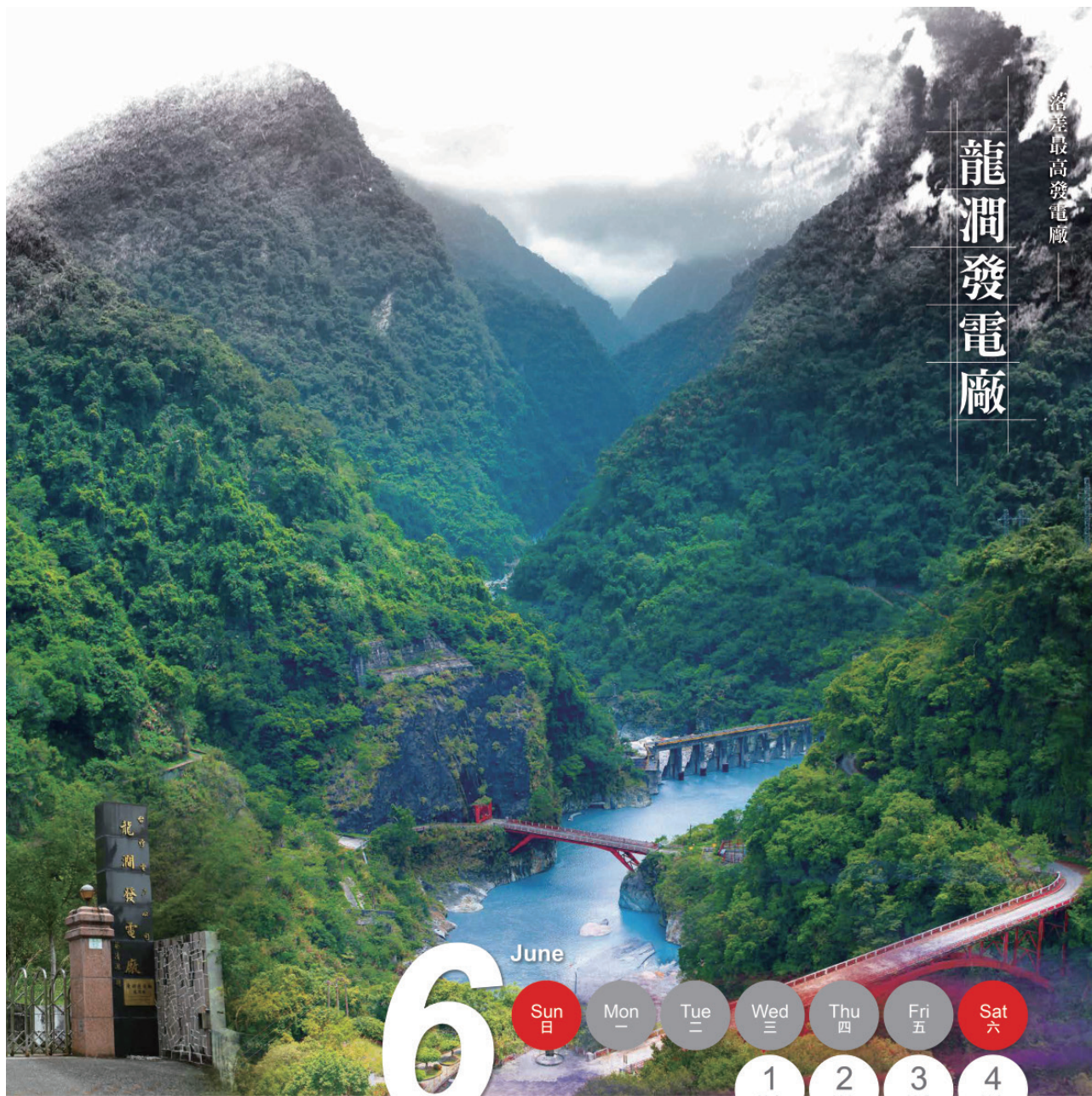




龍澗發電廠

落差最高發電廠

6

Ju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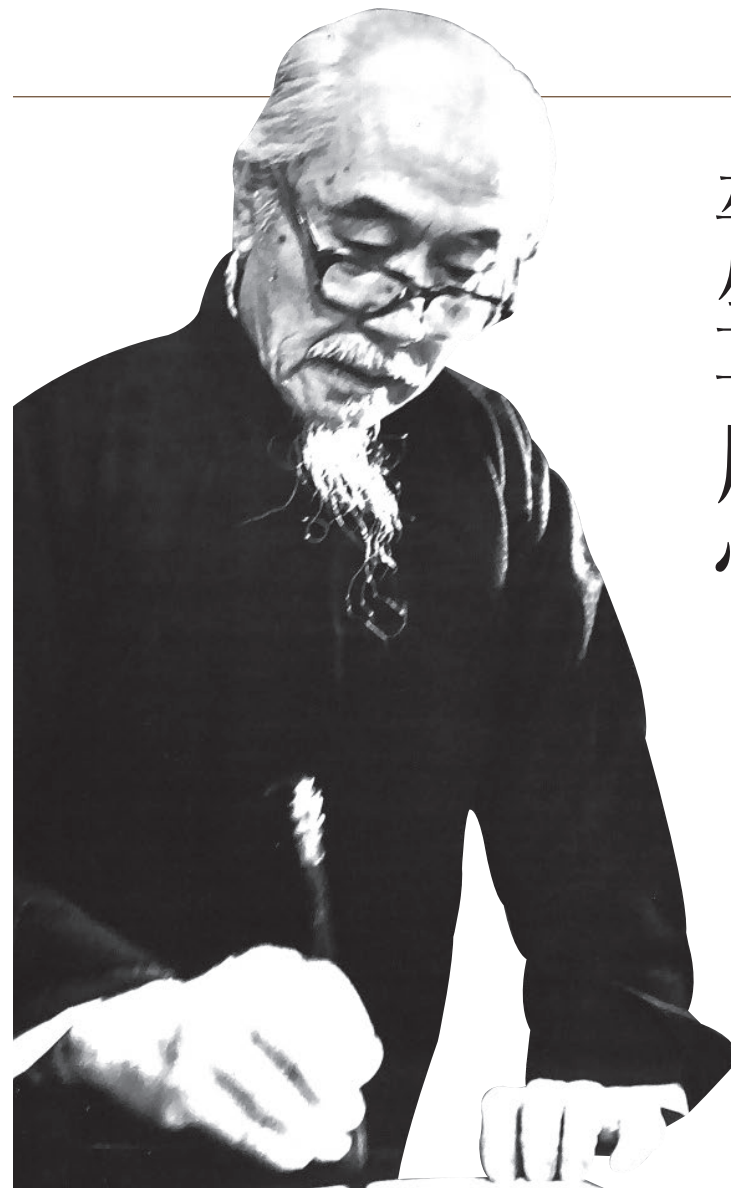
Sun 日	Mon 一	Tue 二	Wed 三	Thu 四	Fri 五	Sat 六
			1 廿六	2 廿七	3 廿八	4 廿九
5 芒種 五月小	6 初二	7 初三	8 初四	9 端午節	10 初六	11 初七
12 初八	13 初九	14 初十	15 十一	16 十二	17 十三	18 十四
19 十五	20 十六	21 夏至	22 十八	23 十九	24 二十	25 廿一
26 廿二	27 廿三	28 廿四	29 廿五	30 廿六		



飛瀧出岳 冠絕遠東

龍澗發電廠位於花蓮縣秀林鄉，利用木瓜溪支流－檜溪、林溪、奇萊溪、天長溪、盤石溪及龍溪的溪水來發電，發電有效落差855公尺，是台灣利用落差發電最大的水力發電廠。

台灣電力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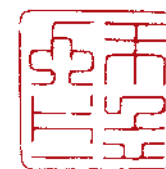
平生一片心

書法、篆刻家

文、圖／鄭芳和

王壯為

走入中華文化總會舉辦的「王壯為書篆展及其傳承」展覽現場，看到熟悉的書法與篆刻作品，思緒不禁飄回30年前在王壯為老師家上課的情景。記得當時我才讀藝術研究所碩一，最後一堂課「書法研究」課，王老師興來隨手拿出兩瓶酒，熟練地調酒，讓在座的同學每個人以小酒杯細細品嚐，而老師則提筆揮毫，大家一面品酒一面賞字，剎時酒香、書香、墨香，滿室生香，我也在渾然天成的香氣中，微微醺醺然了。



▲ 王壯為 平生一片心 篆刻



老來平淡天真

當年王壯為老師教我時已經 70 歲了，可是他寫起書法卻有如他的一方篆刻「白頭赤子」，運筆仍是游刃有餘的蛟龍，65 歲時王老師自號「漸齋」，66 歲他更刻了一方「四師六漸三不老之齋」印石，四師表示他的學書歷程是師古、師物、師化、師心，六漸為漸悟、漸老、漸熟、漸離、漸澹、漸入於天真；三不為不怕老、不諱老、不賣老，流露他愈老愈平淡天真的逍遙靈氣。王壯為認為「萬物盈虛恆易無非以漸」，因而他漸老漸悟，內心漸明潔坦然。

里爾克 (Rainer Maria Rilke) 的《時間之書 (The Book of Hours)》(1905 年) 中有一首詩云：

怎樣時間俯身問我啊

我將觸及

以清澈的，金屬性的拍擊

我的感覺戰慄著，我感覺我自己的力

這有所形成的一日我將牠握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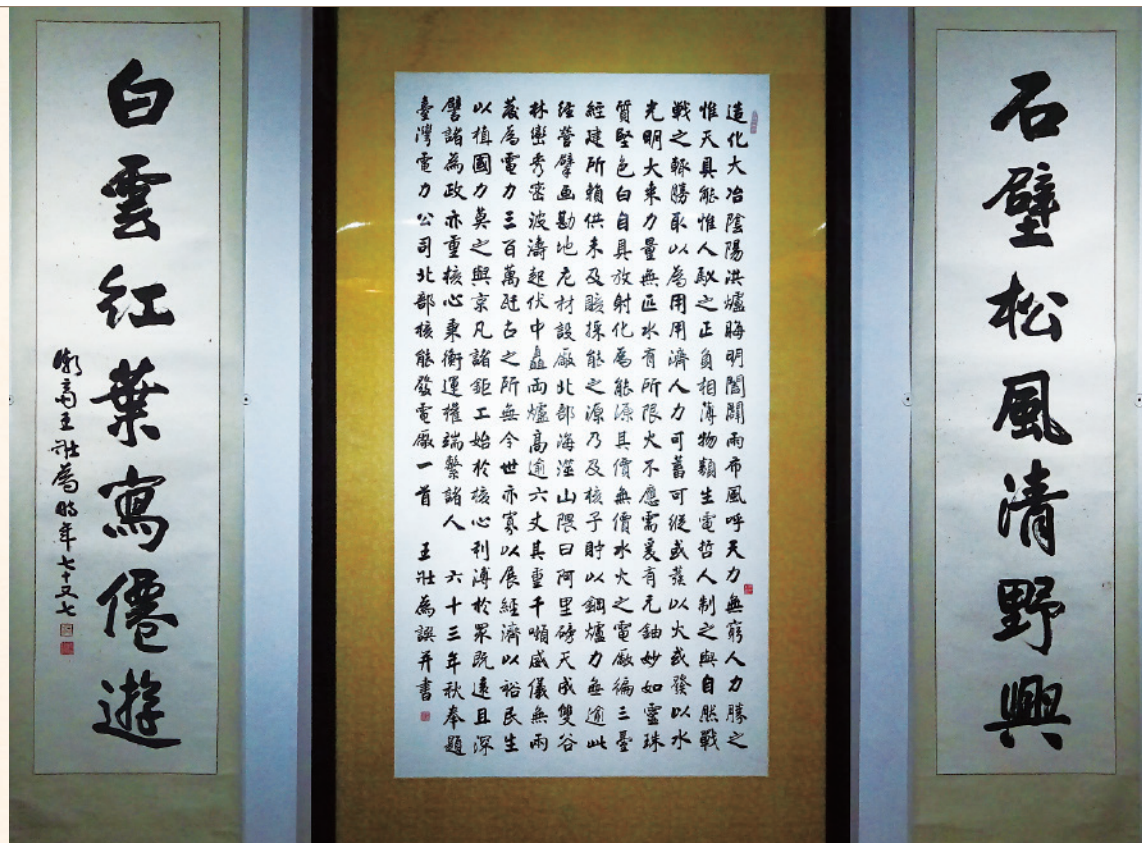
人只是滄海的一粟，存在宇宙的一瞬，終將毫不遲疑地遭到時間的凌遲，肉身朽毀，然而具有時間意識的王壯為漸漸明白在蒼老心境浮起時，他不但不怕老，也不賣老，仍以他永不止息的創作意志，抗衡時間之流，不甘被時間馴服，縱然時間總以「漸」的姿態向他狂傲地發聲。

雖然宇宙自然的時間無止無休，生命的時間恆常被摧毀無遺，但是在與時間拔河的生有之年，勝負早已揭曉，每個人注定都是時間的輸家，然而至少留下一些角力的痕跡。這次王壯為的展覽，就是生命與時間競賽所留下的蛛絲馬跡，王壯為以他的書法、篆刻召喚世世代代的心靈，讓自己又在時間的淘洗中活過來。看著王壯為老師的書法，我又在他的一筆一畫中，隨著他書寫節奏的快慢強弱，心緒抑揚頓挫，他雖然已逝世 19 年 (1998 年)，他的作品又把每一個世代的藝術心靈引渡出來，與之相遇。

而與之相遇的除了兩個靈魂外，他的書作卻也隱隱地散發著一股蕩氣迴腸的幽香，那是經過歲月積澱之後，作品在時間的發酵中與他所摯愛的酒，幽微地混融成一種清逸的芳醇之香。那味道既來自作品，也來自作者長年樂在其中，刀筆相發的一片心。

分朱布白，文字大玩家

那幅「石壁松風清野興，白雲紅葉寫僊遊」行書大對聯，盤據展場中央，任誰都忍不住多看幾眼，松樹、石壁、白雲、紅葉是他心所嚮往的壯美自然，家居臺北仙居巖的王老師，在自家庭院種松養樹，那份野興與山中神仙的逍遙遊有異曲同工



▲ 王壯為 石壁白雲 行書對聯 (1974 年)

中間中堂為自書十大建設北部核能發電廠詩，王壯為為台電的北部核能發電廠賦詩一首，核電是當年重要的十大建設之一，他認為對國際名聲的影響是「利溥於眾，既遠且深」而詩最後兩句更語重心長的點出「警諸為政亦重核心，平衡運權端繫諸人」。

之妙。展覽場一方印石刻著「造化從心」，邊款刻「共此天涯」，無疑道盡他寄情山林野地，悠遊於清風明月的放懷。

王壯為老師的篆刻成品比書法展出的機會更少，開幕當天許多藝術同好或門生弟子，無一不擠在那一個排滿印石的玻璃櫃前仔細端詳，有的欣賞印文的字體變化或空間疏密的分朱布白；有的玩味印石的邊款題識文字，甚至研究印材種類，那小小的方寸之間，布滿文字的統合之美，方寸藝術的精奇，其實是篆刻家慘澹經營的一番辛苦。王老師就曾以一首詩直抒他篆刻時的心境與心情：「早判餘年作印人，摩娑蟲蝶想周秦，還從妥貼存玄默，卻悟精奇出苦辛。」。篆刻是易學難工，從來印人都是從秦漢印章師古、摹古，集大成之後，再求突破，要



▲ 王壯為 造化從心 篆刻



▲ 王壯為 汲古生新 篆刻



▲ 王壯為 醒後卻書書不得 篆刻

達高妙境界，非得嘔瀝心血不可，難怪王老師一生作為印人，居然刻印到指節變形渾然不知，「八十單瞳眼尚明，深忘指節已畸形，沈潛醞釀因朱白，鐵石周旋足樂生。」，他眼睛已破一個洞，不能聚光，指節也已畸形，仍繼續周旋鐵石之間，樂以忘苦，雖是樂在其中，但日夜操刀的苦心孤獨，其中滋味又說與誰知？只有他的知交莫逆臺靜農先生最能了解，「頑石丹心亦可哀，淒涼夜半奏刀時。此中多有縱橫意，說與俗人那得知？……」，臺靜農先生在為王壯為老師的《石陣鐵書室印拓選存》所撰寫的序文中，開頭的一首詩已十足道出箇中不足為外人道的艱辛。

那方「汲古生新」印石，正說明王壯為篆刻藝術的博採歷來的皖派、浙派、黟派諸家篆法，更採集甲骨文、商周金文、

秦漢瓦當、漢魏金印，甚至近世出土的簡牘帛書文字，在汲取古法之後而自出新意，說他是「文字的大玩家」也不為過，王壯為自己就刻了一方「中國文字大玩家」朱印，邊款文字還特別提及是何懷碩所說，但他環顧古今這類玩家竟然不易得。的確古今篆刻玩家不多，王壯為卻已是大玩家了。

醒後卻書書不得

當我方一方的看著，卻被那方「醒後卻書書不得」的印文所吸引，這區區7個字已十足道出王老師一生以酒為伴，若無酒助興他的書法則遜色多了，最好提筆書寫時常保醉意，一旦醉醒無論如何再書寫，恐怕都不如醉筆所書令他叫絕了。擅寫詩的王老師，便曾賦詩一首：「世間多

少紙，還有多少石，紙石須寫刻，此是我能事。一年又一年，一日又一日，賴有杯中酒，能使衰顏赤。」，就像李白嗜酒，甚至醉酒撈月，而陶淵明也愛酒，他的《歸去來兮》中便寫到：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不願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潛，辭官回歸田園，有酒則飲，無酒就吟詠，以詩酒自娛。王老師一生創作的泉源一如陶潛或李白，無非是酒。他在〈自題小照〉詩中有一句「耽書恰有詩幾首，覓句多憑酒半壺」，飲酒作詩、作書已是他人生的大樂事。他甚至留下一幅書法與篆刻，〈一醉曰富〉，唯有醉在其中，生命才是富足安樂。

有酒萬事足的王壯為，若無酒可喝時該如何是好？他果真訂定了一套以酒換書法的書例，他寫到：「願以行書一乘二尺直幀或橫幅，或此尺寸對開小聯，博換左列口腹物：雙鹿五加皮酒，細頸大肚尊裝二尊；或紹興酒四瓶；或金門大麴二瓶；或金門高粱四瓶，以上金酒須大瓶真物；或陳火腿一隻；或雙喜煙二條（以遺細君），供台紙，佳紙須自備。代金不收，諸物先惠。較小幅者博物酌減，較大幅者不在此例。狀為自訂，辛丑中秋」。由此可知他喜歡喝的酒包括雙鹿五加皮、紹興、金門大麴、高粱等酒再加上陳年火腿或雙喜香菸，他的人生就逍遙自在了。

而在新春佳節需酒更甚時，王壯為又訂出不同往日的「過年書例」，竟有一回居然在報紙刊廣告：「退不能休，年關近幾，天寒人老，需酒殷矣。張穀年曾語人：『吾畫非貴，而體弱，日進一雞，否則畫弱。』拙書本即不貴，惟無酒則往往不能佳，酒能助書，錢能換酒，值茲歲暮，且漫籌之，願以四尺三開之紙，只取台幣一千之數，所圖者禦寒之酒，及度歲之肉也。」

王老師公然登報以字換酒，毫不以為意，他快人快語，率真的性格可見一斑。那幅「少使耽書爛啜墨，老唯謀酒總貪錢」，他以謀酒貪錢自我解嘲，可謂性情中人。可以想見王老師酒酣耳熱之際，詩興大發，隨即大筆揮灑，筆墨淋漓，又一幅好書誕生。酒真是他生命的活水，讓他刻寫不輟，行筆、行刀痛快淋漓，風神爽朗，用筆如刀，用刀如筆，筆勢雄健，書印相融。他的書法可謂「書中有詩」，賞玩他的書作，既可玩賞書寫的抑揚頓挫線條之美，更可欣賞文字的詩句之美，又可玩味篆刻方寸佈局的美感，一舉數得，興味無窮。有時淡淡的酒香彷彿不禁撲鼻而來，讓你行吟其間，忘卻此身安在。

詩酒書印遺悲懷

比天地無限的是想像，使想像壯大



▲ 王壯為 馬王堆竹簡集聯 1983 書法

的是靈魂，使靈魂不墜的是一醉。在醉中王壯為的書法有如筆歌墨舞，酒驅神過。而在醉中他生命的千愁萬緒似乎也獲得棲息。王壯為 81 歲時的一首詩「黃槐作花秋已深，紫槐吐色方及春。紫槐粒膽可彈雀，老思故土空愁人。」年復一年，黃槐、紫槐輪番吐色，秋去春來，他的思鄉情更濃。

那一方《匱易老人》，方形朱文印，為王壯為 82 歲所刻，「匱」字萃取銘文「匱」，「易」字參擬戰國的「中山王方壺」銘文，「老人」兩字是他自書的篆文，4 個字上下錯落的組合安排，別具巧思妙構之美。每當他鈐下這方印時，不知同時也鈐下多少滄桑往事？「匱易」即「燕易」，是王壯為河北易縣的故鄉，從前他家的村莊因位居《婁山碣》下而得名，婁山碣山上有塊廣達數丈的巨石，巨石上的日照反光，輝映著王家室內燦然生光，世代耕讀，藏書萬卷的王家因稱「玉照山房」。昔時「玉照山房」是書香門弟，大宅院有進士的旗桿座，有牌坊，如今早已毀於對日抗戰與國共內戰的戰火浩劫，令王壯為有如走入荒蕪的夢境，他也只能在詩酒書印中抒發悲思了。

勁旅征戰，人命如螻蟻

半生戎馬的王老師，1909 年生於河北易縣婁山村，王家世代讀書應試，他在秀才父親的啟蒙下，自幼穎慧，誦讀經書及



▲ 王壯為的印譜與筆硯

名家詩文，6 歲即開始學書，12 歲又習篆刻，從小即浸淫在書法、篆刻的文墨書香裡。他常巧手臨摹各體書法，獲得長輩的讚賞。然而世事難料，12 歲時他遭逢母喪，16 歲時又遭父喪，這位過早嘗盡人生悲歡離合的王家獨子，在慘綠的少年，只有與碑帖字畫及古典舊籍相伴，在弱冠之前已涵養一身的儒雅文藝氣質。

這位生於易水之南的燕趙男兒，血脈裡既傳承著「玉照山房」的文人書香氣息，也傳承著燕趙地區慷慨悲歌，勇武任俠的

朗朗豪情。1937 年「七七事變」是熱血澎湃的王壯為一生的轉捩點，他 29 歲眼見日軍攻占北平，便毅然拋下兒女私情，發揮燕趙男兒的本色慷慨從戎，投入維護民族生存、國家獨立的聖戰。

王壯為初入軍旅加入宋哲元將軍行列，任少校秘書，開始隨軍轉戰河北、山東、河南。翌年轉入張自忠將軍領導的 59 軍團，隨後又轉 27 軍團，再轉 33 集團軍。當戰功彪炳的張自忠將軍，不幸在南瓜店的十里長山壯烈犧牲後，這位曾被張將軍



評為「不卑不亢」的少校秘書王壯為，護送張總司令的靈柩抵重慶。

中國遠征軍，走入野人山死亡幽谷

短短的3、4年，王壯為在沙場已深深感覺人命如螻蟻，朝不保夕，當一代抗戰名將張自忠將軍為國捐軀後，他也離開了33軍團。是張自忠的殉國，激發了王壯為成家的渴望嗎？王壯為與未婚妻已訂婚4年，一場戰爭未婚妻流落他方，然而時間並未讓盟誓過的情愛變質，1960年冬日，他們終於千里迢迢，在江西再相逢，並完婚。只是時局動盪，他們此時的相逢即是別離。翌年春日，王壯為加入羅卓英總司令的19集軍團，任中校秘書。1942年王壯為隨羅卓英籌組的遠征軍遠征緬甸，他們浴血奮戰，卻不敵日軍的大舉攻占，被迫輾轉退入滇緬印邊境人跡罕至的野人山。野人山，叢林密布，陰森漆黑，一入



▲ 王壯為 樂在其中 篆刻

雨季，洪水洶湧，瘴癘之氣瀰漫，加上糧餉斷絕，許多同袍不是餓死，便是染病，這第一路軍行軍相當艱困，不得不沿途拋棄火炮等輜重，卻終告失聯。幸賴中英空軍發現，及時空投，補給糧食與藥品，終於突圍而出，轉至印度雷多。王壯為就是在野人山的雨林中行軍3個月，屢為水蛭襲擊，幾乎喪命，幸而生還，在印度養病。也許上蒼有眼，不忍拆散這對新婚夫妻，讓王壯為苟全性命於亂世。1943年由印度飛回重慶的王壯為就如樹梢上的新綠，生命又是嶄新的開始。

戰時物力唯艱，軍人薪餉微薄，王壯為以一介軍令部的上校科長，在公餘之時，掛牌為人刻印，清儉度日。人文薈萃的重慶，書家、畫家、詩人、文學家、篆刻家雲集，如此的因緣際會，王壯為竟遇到生命中的重要貴人一帖學大家沈尹默。沈老贈送他「執筆五字法」歌訣，從此王壯為在執筆上痛改舊習，而以虛掌實指，運臂不運指為書寫鍛鍊目標。

抗戰勝利後，王壯為仍繼續隨羅卓英到廣州，擔任廣東省政府秘書處科長暨參議，同時結交許多廣東知名藝術家，並開始鑽研古文物，拓展胸襟與視野。由於王壯為青壯歲月大都隨軍征戰大江南北，歷經宋哲元、張自忠、羅卓英等將軍幕僚，軍中紀律嚴明，養成他嚴謹守信與堅忍剛

毅的軍人本色。

有己能久，書印波瀾壯闊

時局動盪，1949年王壯為渡海來台，已41歲，選擇來台又是一次生命的冒險，有人留在故鄉，有人客居他鄉，王壯為早已習慣隨軍輾轉遷徙，他鄉、故鄉早已不分，終究混融為家園之鄉。來台後，王壯為由軍職轉文職，先後任職省立博物館、教育廳、行政院及總統府秘書，68歲於交通銀行退休。同時，也在多所大學教授書法、篆刻、書史，培植學子無數，獎掖後進，允為前輩書法、篆刻大家。

40歲前的王壯為是書藝的萌養期，40歲後的王壯為在臺灣書印的藝術開展的確波瀾壯闊。王壯為的學書歷程是廣泛臨摹諸家，採擷眾人之美，融合己意而自成一家。早年以顏真卿、柳公權、歐陽詢的楷體為基礎，再學魏碑，轉而以臨摹王羲之的《蘭亭序》為主，又受沈尹默書風薰陶，在蒼勁的筆墨中融入華美的韻致。渡台後又格外用功於褚遂良，同時對趙孟頫、文徵明的書法也多所學習。加上他又治篆刻，形成刀、筆相融，偏鋒取勢，靈動取致的雄健又醇美的獨特書風。

王壯為果然老當益壯，他並不滿足於他汲取晉唐數家，宗於二王的行草書為滿足，學者型書家的他總是孜孜不倦地鑽研

新出土的戰國楚簡書、楚簡，春秋晉國的侯馬盟書或馬王堆西漢帛書等書跡。王壯為自1973年起，便積極鑽研這批新出土墨跡，甚至銅器銘文，除了發表研究心得外，又將玉石、帛書、楚簡等墨書集字書寫。60多歲的書家仍不忘汲取新知，拼著暮年的精力，廢寢忘食地多方嘗試，在文字辨讀、集字、覓句、書寫的過程中，發現創作的樂趣，這是王壯為繼60年代從筆墨濃淡變化的「亂影書」之後，又一「衰年變法」，他比其他的書家更敢於創新，他似乎要在書法的灰燼中再撥弄出一些星火。

看著全場的書法，令人深深覺得王壯為書藝的特色就是「有己能久」，他常認為藝術要傳諸久遠，就是「己性」與「恆性」，己性就是要有個人獨造的境界，恆性就是要能歷久猶新，不為歷史的洪流所淘汰。譬如他晚年獨創的「新體書法」不但是突破他個人的新書風「己性」十足，又至今仍為許多後輩書家、學子所效法，十足「恆性」，他是「有己」之後的「能久」，既有自己的獨特性又具藝術的永恆性。

漸變為美，四師知我心

王壯為老師的書法或篆刻是一種「漸變」的美學觀，是深入傳統之後的「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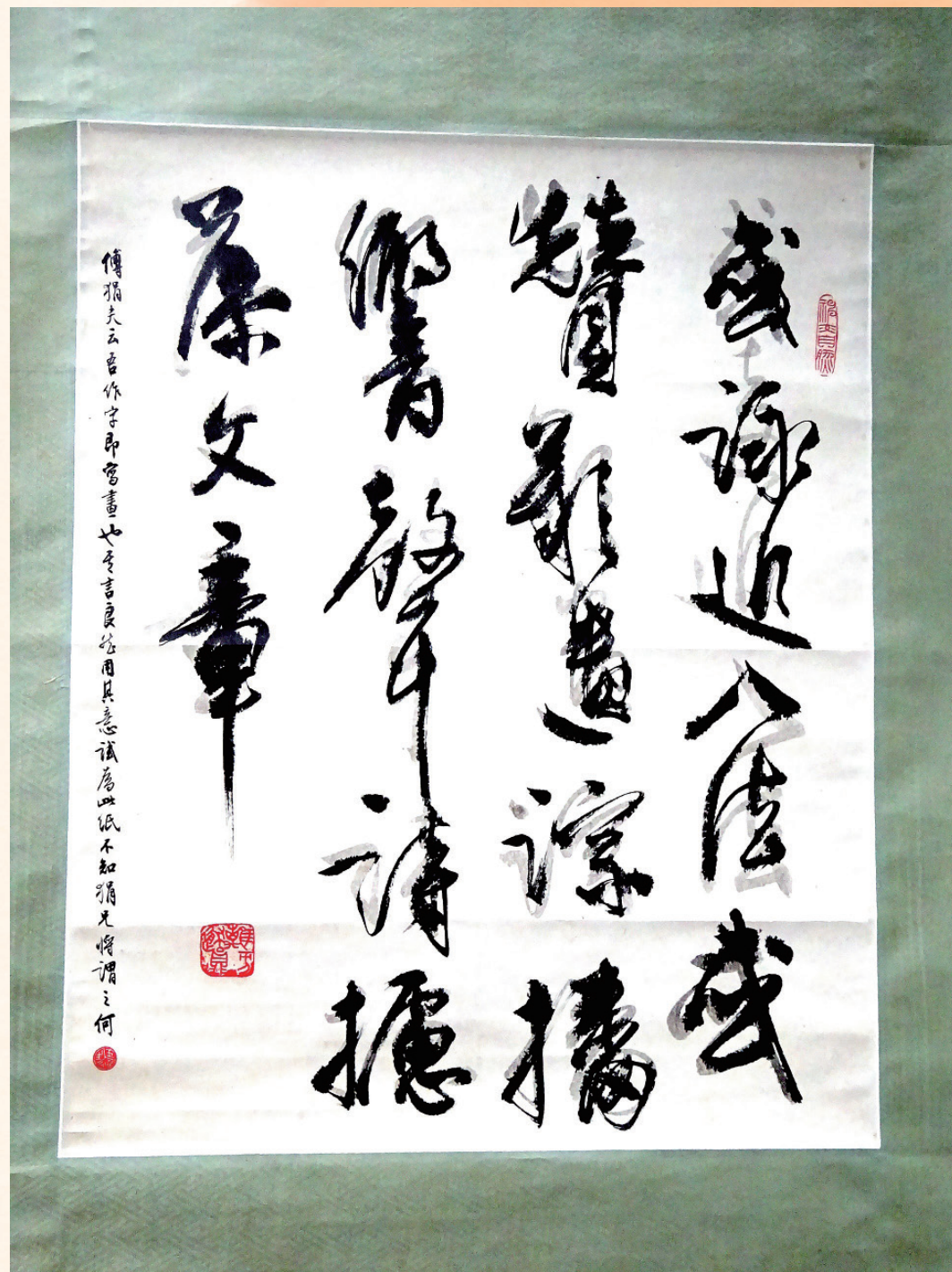
▲ 王壯為 不參悲喜不可榮辱 篆刻

舊生新」，他的四師之一——師古，是以古人為師，體會古代大書家的筆墨運用之妙與書法的結構間架之美後再融入自己的體驗，成為「我法」。四師之二——師物，是他向古文物學習，如古器物、古書畫、古碑刻拓本，精於鑑賞的他便從「師物」中發現「與古為新」的創作原理，他好古敏求，不但對文房四寶的種類或製作，對新出土文物墨跡的方筆、圓筆考證或金石拓本的「金石器」觀點，都提出他個人獨闢

蹊徑的見解，他的書學涵養比一般書家深厚，是少數在藝壇上理論與創作都集大成之書家。四師之三——師化，指師造化自然，他的軍旅生活，使他有機緣親炙秀麗山川，又深入野人山原始雨林，是生命出生入死的難得體驗，無形中涵養了他的胸襟氣度，名山勝景的大化之機常流盪在他胸中，使他一揮筆神完氣足，字字勁挺而秀。四師之四——師心，是師內心，王老師意識到書法的獨特性就在開創「我法」，使筆筆有自我，是由內心意識主導一切，全然師古、師物、師造化都只是外在；師心才是由外而內，有自己的主觀情思，才能自成一家。

王壯為由一位書香門第的秀才之子，年少時父母雙亡，在慘綠的歲月裡又遭逢國難，熱血澎湃的燕趙男兒，29歲毅然從軍，歷經抗日戰爭、二次大戰、國共內戰，又曾參與遠征軍，走過死亡幽谷，飽經亂世風暴與生命劫難，41歲來臺才在臺灣找到安身立命之所，發展並發揚書法與篆刻，繼續綿延先祖「玉照山房」在臺的微弱薪火，他不斷投薪助火，終能在書壇、印壇燃成一束傳薪後學的熊熊烈火。他的一生90歲真如展場所展出的一方篆刻「不參悲喜不可榮辱」，人生至此，走過生命的大風大浪、生死之交，悲喜榮辱皆可放下，只管豁然地享受當下。

源



▲ 王壯為 亂影書約 1962~1965 書法